

草原文学

114

阴  
山  
殇  
下

孟和

孟和 / 著 张宝锁 / 译

作家出版社



优秀蒙古文文学作品翻译出版工程 ★ 第一辑



孟和 / 著  
张宝锁 / 译

作家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优秀蒙古文文学作品翻译出版工程. 阴山殇 / 孟和  
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3. 10  
ISBN 978-7-5063-7080-6

I. ①优… II. ①孟…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作品  
综合集-内蒙古 ②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18.2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16951号

## 阴山殇 (全二册)

---

作 者: 孟 和

译 者: 张宝锁

责任编辑: 陈晓帆 周 茹

装帧设计: 曹全弘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mailto: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北京谊兴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230

字 数: 638千

印 张: 41.50

版 次: 2013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63-7080-6

定 价: 69.00元 (全二册)

---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 第三卷





## 【第一章】

### 1

丁丑年秋天就听说，有一股武器精良、作战勇猛的黄军在东北闹得很凶，没承想他们已经逼近绥远城了。

将军衙门的黑军与疯狂野蛮的黄军苦战了几天几夜，结果失败了，只好丢弃绥远城，向西往河套转移。执行严格的军令、誓死护卫长官的詹楚布，虽然也坐在篷车里，晃悠悠地跟在长官身边，但心中并无半点儿威风与得意的感觉，反而有一种离死不远的恐惧。

向西转移的黑军在土默川被黄军围住，于是双方展开了激战。在黑夜里，人喊声、狗叫声、马嘶声、妇女儿童的哭叫声连成一片。枪声密集，一阵紧似一阵，炮声隆隆，震天动地……激战持续到午夜以后，黑军拼死突破黄军的包围，向西穿过土默川，来到了萨拉齐的地界。到了美岱召山下，只能走艰险的山路，可是长官乘坐的四轮马车已经无法前行。这时，黄军眼看就要追上来了，情况十分危急。

忽然一颗炮弹拦路炸开，把长官乘坐的四轮马车掀翻了。幸好，长官没有伤着，趁乱装扮成平民，逃进村子里去了……

在这次战斗中，黑军兵马伤亡惨重，尸横遍野。詹楚布在黄军的追击下，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性，悉心护卫长官。他打死了追过来的好几个黄军士兵，并脱掉其中一个的衣服穿上把自己装扮成黄军，指着相反的方向喊道：“弟兄们！黑军长官往那边跑啦！快追！”“抓活的！”几个黄

军士兵边喊边追。詹楚布几枪撂倒了那几个黄军，自己迅速爬上美岱召后山逃走了。詹楚布趁机安全逃出后，双手合十感谢老天爷的保佑。他像一只飞出笼子的鸟儿，怀着激动的心情，踏上了回家的路……

在山里长大的詹楚布，爬山越岭像野鹿，很快翻过了青石嶙峋的美岱召后山。还是回到野兽出没的大山里，过自由自在的生活吧！阿贵图山梁、哈尔博岩特后山谷、呼和浩尼图小丛林里的狍子们，现在还认得我吗？

他一想起呼日根河、峒布格峡谷、杨海河口的狐狸、豺獭，哈达门口的野猪……不由猎瘾发作，心里直痒痒，于是像孩子似的，举起空枪，嘴里模拟着砰砰的枪声。

我那两个秃小子一定都长成大男人了。啊，我那可怜的拉姆整天忙着挤奶……他心里想这想那。

詹楚布虽然庆幸自己逃离了队伍，但是仍怕遇到熟人或旗兵。因此，他避开人烟，走偏僻的小路。

第二天，他来到沙尔沁庙附近的阿都赖村，走进住在村西头的一户人家。他必须脱掉这身黄军军服化装才行，不然不要说回家，赶路都会惹来麻烦。屋里只有一位哮喘病老汉，抱着火盆咳嗽不止。忽然看见进来一个带枪的军人，老汉很是害怕，喘得也更厉害了。

“给你，拿去吧！只有这一条老命！”老汉露出骨瘦如柴的胸膛，站在詹楚布面前，说，“开枪吧！我想死还死不了呢！你开枪打死我，反倒让我省事了……”老汉用怒冲冲的眼光看着他，不停地咳嗽着，呼哧呼哧喘着粗气。

“老人家！别怕！我不会开枪打您的，我不是土匪！”詹楚布说着把军服脱掉，把枪立在了炕角。

老汉的咳嗽似乎好一点儿了，两眼直瞪瞪地望着詹楚布。詹楚布说：“我是赶路的，想跟您买一件衣服穿上！”说着从兜里掏出五块银元递给了老汉。老汉不但没有被抢劫，无意间还拿到了五块银元，惊奇地看着那手里的钱。

詹楚布在这里换了一件破破烂烂的短衣，戴上一顶毡帽，盖住了眼眉。又从门前的柴堆里抽出几根树枝，用破布把枪裹好了背上，打扮得像叫花子一样，沿路乞讨而去。

一路上，那些看家狗们见了他就追咬。詹楚布感到好笑，心想：穿得好了，路人眼馋；穿得破了，狗来追赶。这个花花世界也真奇怪！他不由得摇摇头。詹楚布只好白天躲到偏僻处休息，天黑赶路。他对家乡的土地再熟悉不过了，即便在昏黑的夜晚，闭上眼睛也能赶路。他所熟识的一草一木、一山一石好像都在给他让路，热烈地欢迎他，使他感到那么亲切，心情那么愉快！我要在拉姆刚入睡时出现在她面前！那会儿我那两个秃小子恐怕早已进入梦乡了！不知我的拉姆多么想我呢！可是在黑更半夜突然闯进去会不会吓着她呢？喝她熬的茶，说着说不完的话，钻进被窝儿……他在想象与家人重逢的吉庆时刻。“不管怎么样，一定要让拉姆欣喜若狂！”他一边赶路，一边自言自语，不知不觉来到了自己的家门前。

黑夜里，发现自己的那座低矮破旧的土房不见了，只剩下石木凌乱的废墟。在那边的烂墙角里燃着一堆篝火，旁边有一个模模糊糊的人影在动。他仔细看去，不是他的拉姆。在火光下，他清楚地看见了一张只有老妈妈才有的、慈祥的、古铜色的脸，两鬓下垂的白发在夜风中微微飘动。

詹楚布看见老妈妈单腿盘坐在篝火旁，用红铜箍黄铜无嘴茶壶熬茶，心想：哎，她多像我的老妈妈呀？好像在哪儿见过似的！看来蒙古人的妈妈长得都很相像。我妈妈跟她一样，也是个俭朴的牧民。走敖特尔时总是背上铜锅，饿了渴了就来到泉水边，摆上三块石头，架锅熬茶。茶熬好了，放上几块肉干和酸奶干，再撒上几粒炒米，单腿盘坐在那里，喝得津津有味。就是这个姿势！他上前问候：“老妈妈，您好？”

“好，好！孩子啊，一路上可好？”

“孩子啊，一路上可好？”他觉得这句话说得都和他妈妈一模一样。他听到这位老妈妈的吉祥的问候，就像让仙逝的妈妈在自己的额头上亲了一下，一股热流迅速涌遍了全身。他心想：难道是妈妈看到了儿子今天回到家乡，回到家，就以佛祖的化身显现了吗？她好像还在说：孩子啊，在这战乱年代，你的妻小不知搬到哪里去了！不管怎么样，歇歇脚，喝一碗茶，再去找他们吧！

“老妈妈，您……”詹楚布刚一开口，那老妈妈问道：“孩子啊，这黑更半夜的，你是从哪儿来的？到哪儿去？干什么的？”

“我是过路的！想回家……”

“噢，可怜！喝茶，喝茶！”老妈妈说着，先从无嘴茶壶里舀出一点



儿茶敬献给了火神，然后从怀里掏出唯一的木碗，给詹楚布倒上了茶。

于是，在这昏黑的夜晚，在这烂墙角里守着篝火以暖身心的老妈妈，和这个过路的詹楚布很投机地聊了起来。

詹楚布把自己当初在这里靠猎物和几只羊、几头牛维持生计，后来被抓去当兵，今天回到家乡寻找老婆孩子的经历讲述了一遍。老妈妈听了，说：“唉，孩子啊，你我命运相同啊。我也是从很远的戈壁家乡来这里寻找我的儿子的！”

“您的儿子叫什么名字？”

“昂沁扎布。”

“昂沁扎布?!”

“是的！昂沁扎布。不知道他现在到底怎么样！那年春天，从山南来了两个好汉，一个叫喇嘛夫，一个叫巴雅尔图，在我家打尖走的。他们都是血气方刚的年轻人，骑的马都没的说。他们说要去见一个叫古南巴岱的人，匆匆忙忙地走了……我的儿子被他们的话打动了，又看上了他们的一匹粉嘴枣骝马，就跟着他们走了……”老妈妈说话的声音在颤抖，两眼噙满了泪水。

詹楚布静静地听着。

“只要那两个好汉是好人，我的儿子也一定跟着他们长本事了！”詹楚布听出这话里有话，那意思是：不会是让那两个坏蛋给害了吧！便说：“老妈妈！您还认得我吗？”老人擦掉了眼泪，看了看詹楚布摇摇头说：“不认得！”

“老妈妈！您好好看看！”詹楚布拿起一根燃烧着的木棍照着自己的脸。老人看了看，摇头说：“老啦！人老了就不中用了。眼睛不好使了，不认得人人了，总是认错人闹出笑话。糊涂啦，忘性也大啦！”老人一边说着，一边往篝火上添柴。詹楚布失声叫道：“忽维勒其其格大妈！”

老人惊奇地看着他，心里想：哦，这孩子还知道我的名字，看来他认识我！可是，在这个地方，除了明安保，没有谁能认识我呀！詹楚布说：“那年去你们家的两个人中的一个是我！”老妈妈眼睛一亮，说：“这么说，你是巴雅尔图了?!”

“是的！我就是巴雅尔图！”

“来，孩子，过来！让大妈好好看看你！”老妈妈说着，用青筋虬结

的双手拢住巴雅尔图的脸，反复端详，又是亲额头，又是亲眼睛，说，“巴雅尔图，孩子啊，你怎么变成这副模样了？那年你去我们家的時候，还骑着一匹前躯高大的枣骝马，多棒的小伙子呀！做梦也没想到你会出现在这废墟上，而且穿着破烂衣衫像个叫花子似的！你怎么变成这么狼狈了？”老妈妈不停地擦着泪眼看他。

“忽维勒其其格大妈！不要担心！人有走运的时候，也有背运的时候！”

“唉，怎么能不担心呢？儿行千里母担忧啊。我已经好几年没见到我儿子了。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在什么地方！连你这条好汉都变得像个叫花子了……”

“大妈，昂沁扎布肯定好好的。他已经见到古南巴岱了，一定像戈壁滩上的黄羊一样，自由自在，活得潇洒！您就放心吧！”詹楚布尽可能地安慰忽维勒其其格大妈。

忽维勒其其格大妈和詹楚布在那烂墙角里交谈了好长时间……

“那年，喇嘛夫我们俩从你们家出发后，急于见到古南巴岱，马不停蹄地往北走。第三天，昂沁扎布就赶上我们了。他真是一条顽强的汉子，一直紧跟在我们后面！我们三个就拜把子结为兄弟，去寻找喀尔喀的好汉古南巴岱。我们走了一个多月，没有见到古南巴岱。后来我们从苏荔梁赶来一批野马，来到黄河边，被黑军包围了。我被黑军抓住，他们俩连同马群逃出去了。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喇嘛夫和昂沁扎布。没过几天，我从黑军牢房逃了出来，回到山里，在家待着，哪儿也不去，偶尔出去打打猎。有一天，我追赶一只受伤的狐狸，在乌力吉图沟遇见了西公旗旗兵。他们知道我是‘神枪手詹楚布’之后，就把我拉去当兵。在杭后滩王瞎子的黑军训练营参加训练时，被将军衙门的一个官员看上了，就让我去当最高长官的近卫。这样，我在黑军军营里一待就是十来年。今天我变得这么狼狈，是因为刚从黑军那里逃出来的……”詹楚布把自己经历的事情像讲故事一样讲给忽维勒其其格大妈听。

忽维勒其其格大妈一边默默地听着詹楚布讲的真实故事，一边拨着篝火，不由得潸然泪下，泪水在火光下闪烁着。

詹楚布觉得，这位想念儿子、伤心落泪的老妈妈，好像在向他讨债：我的儿子是跟着喇嘛夫你们俩走的，到现在还没回来……他现在在哪儿？詹楚布心里很不好受。他默默地祈祷：昂沁扎布，我的好兄弟，

但愿你平平安安地活在这个尘世上！苍天有眼，会赐给你好运的！他强忍悲伤，转移话题说：“忽维勒其其格大妈，您是怎么来到这儿的？”

“唉，没法说了！那年我跟着札萨克图旗的驼队进了包头。后来为了维持生命，在包头北山的五当召庙仓里，干了几年炒炒米、做奶食一类的杂活儿。”

“那是不是东公旗的广觉寺呢？”

“这我不知道。人们都叫作五当召。”

“香客多吗？”

“多！一到秋天举行嘛呢会，四面八方的香客就更多了。”

“进香拜佛，积德行善是对的。”

“可不是咋的！我是见佛就磕头，见佛灯就点燃，每天都祷告，祈求佛祖保佑让我早日见到儿子。我这人命苦哇！有受不完的罪。所以，我就请五当召的活佛为我算了一下，活佛说我儿子平安无事，我也就放心了。”

詹楚布说：“昂沁扎布肯定平安无事。大妈您就放心好了！”

“可是，这么多年了，我一直没有见到儿子，心里不好受啊！我也给自己鼓气，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为了找我的儿子，我放弃了家园，到处流浪。”

詹楚布给老人的木碗倒上茶，说：“那，昂沁扎布有消息吗？”

“听说，就在你们西公旗。”

“那就有下落了。很快会见到他的。”

“也不好说。听说他带着西公旗公爷的小夫人逃跑了，犯下了大罪！要是被抓住了，那就完了！”

“他要是躲进这深山老林里，怎么会被抓住呢？不会有事的！”

“他会躲在这山里？在戈壁滩上长大的人，在这大山里能习惯吗？他会不会是回戈壁滩了呢？”

詹楚布非常同情这位不远千里苦苦寻找儿子的老妈妈。

忽维勒其其格大妈看着坐在熊熊燃烧的篝火旁的詹楚布，擦着眼泪说：“唉，孩子啊，你我深更半夜在这块热土的废墟上相遇相识，这是缘分哪！”

“是啊！不是说，有缘千里来相会嘛！大妈，您要是不嫌弃，我就做您的儿子，替您的儿子孝敬您吧！”

“怎么会嫌弃呢？你就像我的儿子！不过，这样我会拖累你的！”

“怎么会拖累呢？家里有老人，这个家才有福气。妈妈！……”詹楚布和忽维勒其其格大妈一直谈到天亮。

认了干亲的母子俩趁人们还在睡梦中，早早背起行囊上路了……

母子俩离开那废墟后，沿着山路往东北方向走，进入东公旗的边界，在一个叫作呼吉尔图河的偏僻的地方栖居下来。

忽维勒其其格大妈把詹楚布当作自己的儿子，整天忙着挤羊奶、熬茶做饭。詹楚布每天进山打猎，以防遇见熟人。

夏天的天，像擦拭过的镜子，晴空万里。连绵的阴山，一片苍绿，山脚下弥漫着新鲜的杜松味儿，显得分外妖娆。詹楚布想念家乡，想念妻子，想念儿子。有一天，他情不自禁地来到呼日格沟边的哈拉盖图，看看自己家的废址。只见那废墟，满目凄凉，破旧土房的残垣断壁下，长满了灰菜和蝎子草，风吹雨淋几近消失的灰堆旁，孤零零地躺着被丢弃的旧皮靴靴筒，好像被火烧过似的，已经发黑变形了。这是他在这里见到的唯一熟悉的东西，因而让他感到了亲切……他捡起那变得皱皱巴巴的旧靴筒，轻轻地一折，那靴筒像干透了的桦树皮一样，发出啪的一声脆响，断了。他把折断了的旧靴筒一扔，坐在一块石头上，抽起烟来。忽听马打鼻响的声音，他抬头一看，只见在不远的草坪上，有一匹枣骝马正在摇头甩尾地吃草，他不由心里痒痒起来。

男人只要有了马，就啥也不怕了。他多少年没有骑马了。看到自己如今像个叫花子似的，连个骑的都没有，忍俊不禁，真想跨上那匹枣骝马逃之夭夭。他刚冒出这样奇怪的念头，忽见一个七八岁的男孩儿，手里拎着马笼头，吹着口哨，来到了枣骝马跟前。

“这是谁家的孩子呢？”詹楚布站起身来，向那匹带绊马走去。

那男孩儿给枣骝马戴上了笼头，然后蹲下来解开马绊子。他把解下的皮绊子往马脖子上一扣，牵上马，像大人似的背着手，大摇大摆地走开了。他忽然发现近前来了一个“叫花子”，吓了一跳。那匹马见了一身破衣烂衫的詹楚布，也惊得竖起耳朵，打起鼻响躲闪。那男孩儿咳的一声喝住马，拴住缰绳，歪着脑袋看詹楚布。

“啊，真是一匹好马！孩子几岁了？”

“七岁。您是蒙古人哪？”

“是啊！”

“那，您好吗？我还以为您是河那边的叫花子呢！”说着那孩子笑了。

“啊，可不是！看我这样子多像叫花子呀！”

“那，您是从哪儿来的？去谁家呀？”

“我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来的！”詹楚布指了指自己家的废址，问，“你知道这一家人搬到哪儿去了吗？”

“不知道！”那男孩儿摇摇头说，“您认识这家的人吗？”

“不是太熟悉，只是见过面。”

“听我爸爸说，原先这里住过一位神枪手。”

“后来呢？”

“后来去当兵了，就没消息了，好像被打死了！”

“那他们家搬到哪儿去了？”

“哎呀，听我爸爸说，拉姆姨被土匪抢光了，后来跟着一个好人去那边了。”小男孩儿说着指向那边的山。

“你爸爸叫什么名字？”

“那仁特古斯！”说完，那男孩把枣骝马牵到一块卧牛石旁，抓住马的鬃甲，跨上马背驰去……

## 2

额勒登格认为，希儒多杰公爷去世后，应当由真正的乌拉特血统的人来继承札萨克。

贺希格德力格尔公爷自己没有继位的儿子，所以，为了争夺西公旗的执政权，堂兄弟之间反目成仇，相互倾轧至今。

额勒登格在盘算，只要能推举一个得力的札萨克，乌拉特人就可以放心了。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将军衙门吃了西公旗的贿赂后，竟然把西公旗的执政权交给了一个年轻的寡妇。孩子还没出生就准备好了铁摇篮，小夫人一怀身孕，就认定能生出个继承西公旗札萨克的儿子来……很显然，这是早已谋划好了的。政权的更迭是极为神妙的。老练的额勒登格有这方面的经验，所以，他不和那些掌握实权的人去正面冲突，而是采取敬而远之的策略。过去，额勒登格极力推举希儒多杰继位，使达格登大喇嘛的侄子巴图巴雅尔落选了，而现在他要谨慎从事等待时机。

因此，额勒登格送给明安旗王爷一些牛、马、骆驼、羊和财物，以求依靠他的力量，重整旗鼓。

明安旗王爷道尔吉旺楚戈，不但是邻近几个旗里的首富，而且是个不服输的硬汉。道尔吉旺楚戈王爷有过一段挑选好马好汉加以军事训练，保卫家乡，保护草原生态，奋起抗击黑军垦荒，力保故土不受损害的传奇历史。他对敢于来犯的黑军，用武力抗衡；对任意欺压的高官，则以肥羊和金钱封其嘴，使他们哭笑不得。为此，人们称赞他是放在白里捣不着，放在袋里抓不住的八面光。

沉稳老练的额勒登格早就想在明安旗王爷道尔吉旺楚戈手下一展才华。

道尔吉旺楚戈王爷没有拒绝带着厚礼前来投奔的额勒登格。不过，他这样做，绝不是因为看重他的礼物，而是因为他一向认为，让别人求自己，是一种能力，是一种幸福；低三下四地求别人，是莫大的耻辱。因此，他说：“啊，让我怎么说呢！我们都是蒙古人，你一定是遭到了灾难才来求人的！在你困难的时候，我理应扶你一把！要是苍天有眼，就算我积德吧！”道尔吉旺楚戈并没有对额勒登格落井下石，而是把他留在了身边。

且不说战乱频仍，匪盗肆虐，国无宁日。单说西公旗发生内讧，政权落入他人手中，就对额勒登格极为不利了。他必须赶快离开这个环境，所以才来投奔道尔吉旺楚戈王爷。他需要观察时局，因此像冬眠的旱獭一样，躲进洞里，久久不肯露面。

正在这时，他听说黄军打败了黑军，而且已经开进了西公旗的地界。

卓德博梅林也时不时来信催额勒登格赶紧回到西公旗来，说趁现在黄军瞧不起拖儿带女的小夫人的政权，只有您这位协理大人出马才有可能推翻他们。

没过几天，卓德博梅林亲自来明安旗，与额勒登格商谈要事：“现在小夫人也看出黄军不给她面子，也就不愿意去讨好黄军。可是自己又没有足够的兵力去抵抗黄军，所以只能投靠王瞎子，借助黑军的兵力，没有别的出路。这个小寡妇，现在正是困难重重，日子很不好过。所以我们应该抓住时机，借助黄军的威力，打她个措手不及！我们西公旗总不能亲近肆意开垦草场的黑军吧！”卓德博梅林火急火燎地催促额勒登格。

可是额勒登格这个人，不仅老谋深算，而且耳硬嘴严。他不轻信别人的花言巧语，更不卖弄乖巧，随便说话。在不该说的时候，绝不开

口。不过，他对卓德博梅林还是信服的。因此，两人常常商讨蒙古人的命运、家乡的大事，也谈家庭琐事，而且谈得非常投机。

卓德博梅林露出洁白的牙齿，喷着唾沫星子，忽而呵呵地笑，忽而皱起眉头，尽量说服额勒登格。额勒登格听了他一席话，说：“我看这事不能操之过急！我们再等一等，乘其不备，攻其要害，不是更好吗？我们动手太早了，既会驳黄军的面子，也会得罪黑军，那就成了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了！”

“您说得也有道理。但是，过于谨慎，迟迟不动，也会错失良机的。”

“那黄军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只是听说他们如何如何，现在已经来到家门口了！”

“还不是为了土地、财富、利益嘛！有人说，他们也是奔阴山深潭里的那些金银财宝来的！黑军想独占那些财宝进行抵抗，于是黄军就像饿狼捕食一样发狂，攻打黑军。不过，听说，黄军还崇拜蒙古人，崇拜成吉思汗……”

“哼！我看那是迷惑你！他们是想摸着你的脑袋，吸食你的脑浆！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历来都是气焰嚣张的人好对付，笑里藏刀的人难对付！”

“但是，黄军不但不杀害蒙古人，还帮助蒙古人……他们还说成吉思汗、蒙古人是他们的祖先……”

“那是当然的了！称成吉思汗、蒙古人是自己的祖先的不只是黄军！因为在13世纪，成吉思汗用马蹄震撼了世界，所以，一提到成吉思汗、蒙古人、骏马、苍狼，胆战心惊的人不在少数，这并不奇怪！很显然，他们是在施用欲擒故纵的计谋，先让蒙古人、骏马、苍狼放任自流，然后一点儿一点儿地让你中计。因为他们知道，蒙古人、骏马、苍狼一旦发狂，他们的一切企图都会化为泡影！”

“那倒也是。但是，黄军的着装、武器、装备，哪一方面都比我们强。不说别的，他们要想灭掉我们西公旗，只需一夜之间！你看看现在的旗衙门那些大小官员的德性！因此，趁现在黄军对我们有利，我们应该抓住这个时机。错过机会，就不好办了！”

“说得也是！不过，我们只能利用黄军的威力，而绝不能让他们利用我们！”

“对，对！”

“齐心的喜鹊能抓鹿。我们是应该利用黄军的威力，回到西公旗扬威！”额勒登格的脸上露出了几丝笑容。

额勒登格虽然赞同卓德博梅林的想发，但是，他不得不考虑黄军、黑军和西公旗的内讧等一系列的复杂问题……

明安旗王爷道尔吉旺楚戈也顺应时尚，身穿黄军军服，佩带俄罗斯望远镜和手枪，挎一把弧形战刀，骑一匹稀鬃短尾的枣红色高头大马。而这一切，在额勒登格的眼里显得那样的威风凛凛。于是，他想用狐假虎威的方法，准备利用黄军的威风，依靠道尔吉旺楚戈的势力，回到西公旗从那寡妇手里夺取西公旗的执政权。

正在他抓紧谋划的时候，卓德博梅林又从西公旗遣差送来了急信。信里写道：

尊敬的协理大人：

奏请大安！

兹有一事禀报：黄军已全面占领包头，他们在包头的主要街道和各个关卡横行无阻。不仅如此，据闻，乌兰察布盟将委派一个叫阿戈旺的黄军长官到西公旗当顾问。此时，您若还不迅速回乡，治理旗政，给那寡妇可乘之机，我们很有可能走背运。另，小夫人斯尔古玛也正拿不定主意，到底投降黄军，还是投靠黑军？何去何从，犹豫不决。为此，敬请大人明鉴！

此致

敬礼！

卓德博

额勒登格看完卓德博的急信，拍着脑门儿，皱着眉头沉思了片刻，自言自语道：“要是真的像卓德博说的那样，我得赶紧动手了。首先，向明安旗王爷道尔吉旺楚戈求援，请他派出一部全副武装的骑兵驻扎在西公旗衙门附近。这样，一方面威胁小夫人斯尔古玛，另一方面监视她的一举一动。逼迫她自己把旗衙门的权力交出来，或者离开西公旗。她去投靠黑军还是投降黄军，那是她自己的事，随她的便。再者，黄军的意图是什么，黑军的态度怎么样，也得需要进一步试探。只要不出意外，



一切都会如愿以偿的。我要借助黄军的威力，依靠明安旗的骑兵，设法拉拢那个顾问阿戈旺长官，掌控旗衙门的大权！”说着，他紧皱的浓眉舒展开来，仿佛额头上照射了灿烂的阳光。

### 3

明安旗王爷道尔吉旺楚戈援助额勒登格的全副武装的骑兵，威武雄壮地开进了西公旗。

卓德博梅林迎接巴图奥奇尔团长率领的骑兵团和额勒登格的一封信，让骑兵团在广法寺暂住几天后，分别驻扎在黄河边的官仓夏营地、卜子湾等地。这样，既可防范来自东边的垦荒局黑军的侵扰，又可从西边威慑投靠王瞎子的小夫人斯尔古玛，逼迫她交出旗衙门的执政权或离开西公旗。

巴图奥奇尔团长率领的骑兵，武器精良，装备先进，身穿黄军军服，扎上宽皮带，带着枪，挎着刀，很是威武。这样一来，就大大地震慑了那些套着猫皮或狐皮脖套，戴着毡帽、穿着皮袄或露出棉花的黑棉袄棉裤的汉族土匪和黑军的嚣张的气焰。

黄军、黑军、明安旗的骑兵形成了三面威胁企图吞掉西公旗，形势十分危急，小夫人怎能不心慌意乱：投降黄军，丢人；投靠黑军，可耻。那，如何是好呢？去跟蒙古骑兵讲和？不行。额勒登格在背后虎视眈眈……她左思右想，想不出什么好办法来，急得直掉眼泪……

在国家 and 家乡陷入混乱的非常时刻，绝不能固守妇人之见，做出不合常理的荒唐事来。小夫人曲折坎坷的执政生涯告诉她，要掌控西公旗的政权，必须根据实际情况，采取灵活机动的方法。

接近一个性格豪爽的军人，笼络巴图奥奇尔团长的心，这对女人来说，是易如反掌的事。可是，斯尔古玛作为小夫人，怎能不顾自己的身份，做出那样的事呢？这对一个执掌全旗政权的女人来说，的确是一件非常棘手的事。她不能缠磨巴图奥奇尔团长，也不能拿出小夫人的架子，不理不睬地疏远他，这真使她左右为难。

小夫人还带着孩子，行动很不方便。她看看周围，没有一个得力的帮手，因而心情十分苦闷。她觉得，在黄军、黑军、蒙古骑兵的三面围